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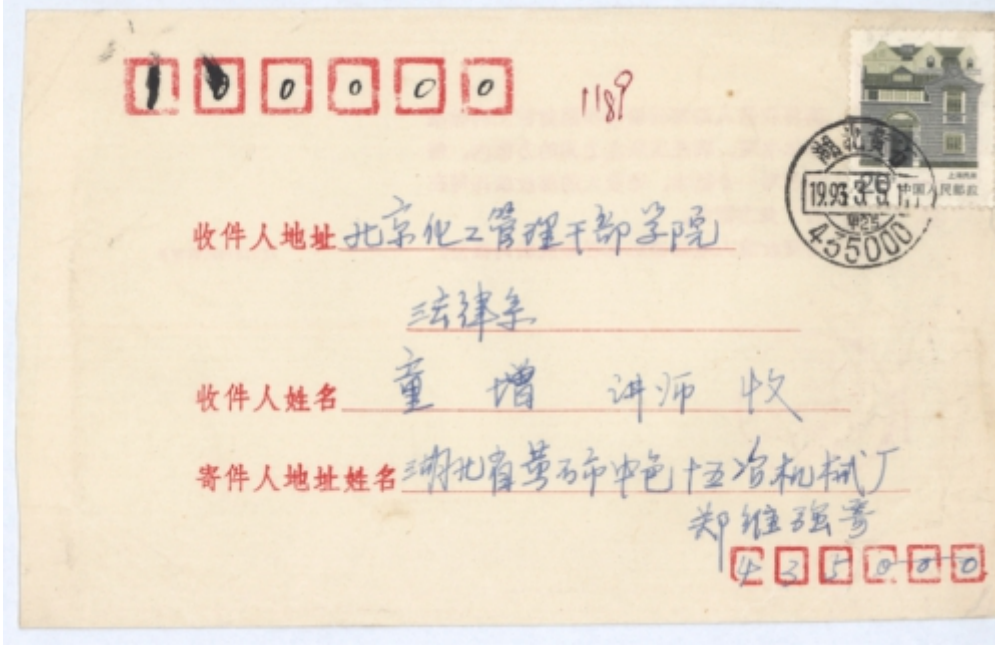
□□□□□□

□□□□□□□□□□□□9□35□-103

□□□□□□□□

□□□□□□□□210017

□□□□□□



董增同志：你好！

当我们在“东南西北”文摘月刊第10期上看到（江西·陆兴奎摘自《信息日报》，1992年7月）一篇文章，题目是：“民间索赔潮——国人向日军要求受害赔偿纪实”一文后，引起强烈的反映。

从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发动大举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二十年来有的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伤痕累累，遭劫求生的人也是终生残疾。

今天，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律系讲师董增同志能在日侵华半世纪后为受难的中华同胞出一口冤气，使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后代也心满意足。我的父亲就是千百万个受害者中的一个，丧人今年84岁，终生残疾，我们同样要求日本对受害的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我父亲今年84岁，1931年在当时的南京“燃土教练所学警”直到1935年在南京“警察局二分所”当警。1935年5月调南京朝天宫戒烟部当警。

卫战士。1938年4月日寇侵入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几天时间、杀害了三十万中国同胞。我父亲被日寇解
押到日军“宪兵司令部”当天被日军军刀砍了十八刀，后来
父亲利用夜间无人看管的情况下，用旧棉被、旧床单撕
成布条自己包扎了刀伤，爬出了“日军宪兵司令部”只到南
京的难民区。后来进了当时国民党的“首都医院”（现在
南京市鼓楼医院）受到当时在“首都医院”美国医生的
治疗，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到1939年11月后才重新回到当
时南京西区“警察局以西门外分所”当警卫到1949年全
国解放。后留在公安局户籍组组长，1952年被整
编下来（有柯庆施市长的证明书）后在旧货商店工作，
现已退休。尽管父亲没有停止工作过，但终生都在
瘫痪中度过。腿脚行走不便。每当有人谈到日本
人侵略南京，气的发指，在老人有生之年能向当年侵
华的日本国讨回血债，也就死而无憾。

其次，我父亲谈到解放后（1950年）中国人民掀起
了揭露声讨日本侵华罪行，我父亲在当时的南京
“新华日报”和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文章和

讲话。

今天我给你寄这封信，简单介绍我父亲的受害
经过。因我们工作单位在湖北黄石市工作，父亲长期在
南京市，我们看了“东南西北”文摘月刊转载《信息日报》
一文后，并和父亲取得联系，而见父亲被日军侵华受害的
诉说留在脑海里的阴影。详情还待向老人了解。
我迫切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此致

敬礼

湖北省黄石市有色冶金建设公司

机械厂 郑维琦

1993年3月1日

父亲的住址是：

南京市建业区南湖艺苑村9幢35号—103

郑宗礼

→ 邮编 210017

210017